

# 膠 彩 畫

膠彩畫傳統雖說可上溯自唐代工筆重彩畫，但我們目前在台灣所說的膠彩畫，卻是淵源於日據時代引進的東洋畫；在當時不僅是新的畫種，也代表新的表現理念，與文人水墨畫主流是不同的。

有趣的是，台灣民間一直存在廟宇等傳統建築上的「民俗彩繪」，其起碼表現技法與膠彩畫竟有相通之處，但兩者似不來往。即使少數彩繪畫師有脫離建築附屬意識的創作理念，但總走回水墨畫的路子，卻甚少出現原來專業經驗與膠彩畫結合的例子，而某些膠彩畫家，除了有相通的取材外，其實與民俗彩繪亦是截然兩個世界。

這只是我個人的感想。

然而膠彩畫確曾為台灣藝壇注入新生命，經過八十年以上的發展，已蔚為氣候，人材輩出，其間雖也出現沈潛甚至苦悶的時期，但如今多元價值時代，膠彩畫更有可以發揮之處，何況在學校教育體系已有傳承的管道，由此看來，台灣膠彩畫的成績值得我們注目，而教育部文藝創作獎設置膠彩畫項目，即提供吾人檢視的機會。

此次計有三十九位應徵膠彩畫組初審，經五位評審委員仔細觀看幻燈片投影後，選出十七位進入複選；之後只有十五位如期送原作前來，評審委員乃就十五件作品中選出六位進入決選，並訂名次，茲將六位作品分述如下：

第一名羅仁傑「冬荷」，畫面氣氛營造甚佳，他企圖運用較多的技巧表達心中枯荷的各種形象，也充分表現出膠彩畫「幽玄」的特色。

第二名謝宜靜「卵石」，也深具膠彩畫美感，尤其紅色部分既不突兀，也耐人尋味，整個畫面雖是屬於「特寫鏡頭」仍有大場面的效果。

第三名鍾其蓁「未知的世界」，作者把理念表達在完整的繪畫形式

中，以渲染技法塑造矇朧感覺，生命胚胎隱現其間……。

佳作桑千雅「歸」，也發掘了膠彩畫的表現深度，尤其光影浮現躍動及燈的魅力，是其成功之處。

佳作郭健安「爭勝」，三幅式以紅色串連是相當成功的，詩意及神秘渲染的時空感尤具魅力。

佳作饒文貞「喜樂極了」，則以中間色調為主調，利用類似平面幾何的形式襯托出子宮的空間感，的確令人感受到作者的創作意欲。

現代膠彩畫已有了很大的變革，一直出現的新的表現技術、新的性格，有的甚至與西洋畫難以區別，有則拋棄傳統線、墨，或著重大色塊表現，或以厚塗方法刻畫肌理效果，或追求「偶然性」，都是以往少見的特色，整體說來，台灣新一代的膠彩畫，似乎也走這樣的路線。



羅仁傑

民國六十年生  
研究所  
就讀／東海大學美術研究所二年級  
曾獲／四十三屆中部美展第一名  
台陽美展優選  
台中市美展優選  
省展入選

「枯榮生死，物象興滅」，是我創作所關心的主題。在自然萬象的更迭與轉換中，正顯映著人世間事物的無常興變化。佛家的「輪迴」正是對這種生滅現象有完滿詮釋；生、老、病、死都是過程中的必然，新生誠令人可喜，老朽衰敗或為另一種生命的開始，唯有真實的面對，方能真正體驗生命的意義，進而了解其價值，在此，我以「平常心」來面對生命的過程——從荷花的含苞、盛放、極致而凋落，紛華盡落而結藕，生命的大地不斷孕育無窮的生命，有情的世界不斷述說有情的萬物，我的創作便是感悟這深情的歷程。



羅仁傑／冬荷／ $112 \times 145\text{ cm}$



## 謝宜靜

民國六十年生  
研究所  
就讀／東海大學美術研究所  
曾獲／48、49、52省展入選  
大墩美展入選

從落葉的意象聯結時間的流逝與生命的消逝。鵝卵石的堅硬、滾動是永恆及前進的象徵。落葉如水流般地流逝，卵石卻依然不變，兩者的對比是相互依存的。

紅色的最大波長，展現生命的活力與生命的延續，以紅色落葉鋪陳的活泉，即便是流逝，也盼能生生不息。

利用洋箇的斑剝，來表現鵝卵石的粗糙質感，是時間的記憶與落葉飄流的柔滑，形成強烈的對比。此外色彩的對比，及物體的虛實，都一再地強調其畫面的對比性及主題的對比性。



謝宜靜／卵石／130×97 cm



鍾 其 蒿

民國六十二年生

大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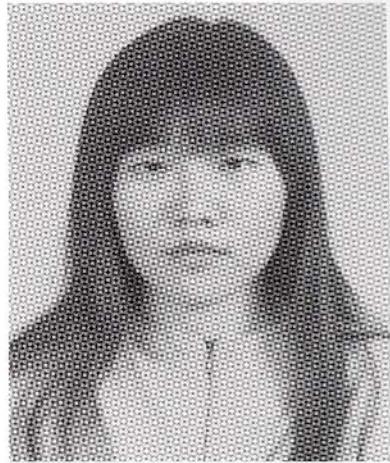
就讀／東海大學

曾獲／大墩美展第一、二屆膠彩類優選

題目稱「未知的世界」，著實因為我自己極力想挖掘夢裡縈繞不去的景象。在夢裡，不知是自己在遊走或旁觀者，好似曾經在荒漠、草原或者一處未知的國度裡，不斷地重生，似乎不斷懷疑著自己是怎麼樣的生命體，如何來去，如何生死；夢裡矇矓不清的國度，時而清晰，時而模糊，藉由畫面呈現，來排解自己迷失於夢境的迷戀。



鍾其蓁／未知的世界／91×116 cm



桑千雅

民國五十七年生  
東海大學美術研究所  
就讀／東海大學美術研究所  
曾獲／南市美展鳳凰獎  
南瀛美展佳作  
省展美展優選

「夜」是生命中另一個隱藏著許多訊息、情感的神秘世界，用不同的層面去探討「夜」，去發掘出「光」與黑夜之間的微妙關係。夜裡出現的光是夜光、燈光、物像本身所發出的光，是內心世界的光。從天橋向下望，車如魚貫而行，此時心境因所熟悉的，所倚賴的事物逐漸疏遠，而感覺悵惘，然這些疏離消逝之事物又無法滿足自己而感凋落。一種追求尋覓的需要之感自心底油然而生，從絡繹不絕的車燈，點點光在路面鑽動，藉此解除困惑。

主體的路如大山矗立在畫面正中央，視點由高點往下俯視再順著路面往上升越過路的頂線，又循著黃色的路燈向後延伸，車燈如海中微生物到處游移穿梭，在動勢上，以流動性的曲線與點在靜止的路面形成曲線的動向。



桑千雅／歸／ $130 \times 97\text{ cm}$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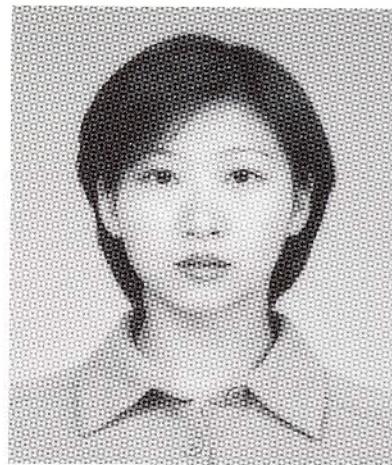
郭 健 安

民國六十七年生  
復興商工畢  
曾獲／南市美展油畫入選  
學生美展西畫佳作  
校內畢業展國畫佳作

在一開始，擬借重主體人物的細膩，再加予皮影角色凝滯狀態的使用，以表達形象轉化後的寄寓於物的深切情感。而翦影般的人物附以單純色面之背景，是暗示著觀者與畫面間似乎更可深入的懸遠空間。用中國傳統的大紅，來傳達殺伐抑或喜讚意味的迷思；人物間的不可相觸，依然為強調的重心，而始終令人著迷。



郭健安／爭勝／96×149 cm



饒文貞

民國六十一年生

大學畢

就讀／東海大學研究所

曾獲／東海大學 86 年度系展膠彩第一名

我的創作一直專注於探討「女性」這個群體存在於世界中，究竟帶有什麼樣的意義。在很久遠的年代裡，女人是神，是連接大地的管道，是像子宮般溫暖的生物。生殖的原始使命，滋潤賦予了她生命的核心。

我嘗試以極女性的筆觸去描繪這樣一個屬於女人的世界，「喜樂極了」便是以此而來想像創造一個令女性感受到喜悅情緒的主題。藉著紅線般的臍帶盪動的動感，來帶出女性期待生殖、期待生命的喜悅，也藉著顏色的曖昧性點出畫面的趣味性、幻象感。讓這種含蓄的情緒，以靜中帶動的韻律慢慢的暈染於整個畫面，慢慢的去感受一個受孕者的快樂。單純的背景，單純的喜樂，單純的生殖世界，希望藉由簡單的語彙而讓這種期望淨化。



饒文貞／喜樂極了！／91×117 cm